



爸爸去哪儿了

应莉

间 ,大概又在客厅歇下了。
中午 ,门突然打开了 ,孩子爸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进来 ,就在沙发上躺下。
给孩子剥着橘皮的间隙与他聊着天。不觉身子住后一靠 ,想不到一米八高的男人居然杀猪似的叫起来。你不知道我膝盖疼吗？我伸出手 ,透过加绒的工装裤 ,触摸到右侧膝关节部分特别膨胀。孩子爸告诉我 ,一个晚上没有睡 ,局里搬到金胜山应急管理处 ,连续上下楼搬东西 ,受伤的膝盖又磨损了。
过了1点 ,手机又响了 ,孩子爸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
下午 ,收到移动公司要求做核酸检测的短信 ,我戴上口罩 ,匆匆走向社区指定地点 龙洋潮停车场。
核酸检测现场 ,暖黄的灯光在水泥地面上投下一团团影子 ,两列长长的人影在地上缓缓地移动。硕大的场地 ,整齐的队伍 ,安静而又祥和。1米线！1米线！你不怕被感染吗？一个身穿防

护服的工作人员举着大喇叭对着我身后的两个人吼 ,颇为严厉的声音听来却是那样富有温情。
抬眼环顾四周 ,每隔一段距离 ,都有一个这样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不知胖瘦 ,不知年龄 ,只露出一双疲倦不堪的眼睛。我转身看 ,后面的队伍已经不见尾了。市民们正源源不断地赶往指定地点进行检测。
在这个夜晚 ,还有多少人这般悄然不知的步履不停？他们是怎样从静谧的黑夜走到黎明的天光云影？他们与孩子爸一样 ,都是在岗位上工作的普通人 ,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加入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
昨晚与孩子阅读冰心奶奶的《小桔灯》,文中的小姑娘说：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那时我们都好了。
爸爸一定会回来的。而我们 ,疫情期间 ,不乱跑便是最大的支持。

石柱抗疫记

陈星光

中午从城区到江瑶支援
我穿过五道封锁线
通行证是尚方宝剑
要从几万人里
抓出可能隐匿的
看不见的病毒的头颅

穿防护服的姑娘
每一个都很美
我只见到一双双美丽的大眼睛
一身洁白
在我们面前一丝不苟地忙着
她们是八婺的月亮
光辉洒在石柱上

我集中看到了一个村庄几百张脸
在广场上缓缓移动
平静有序 ,隔着安全的距离
仿佛看到一个个命运
或一畦土地挖出的番薯
这是另一个乡土中国

一位大娘一刻不停打扫着广场
像洗自己的脸
她本来在永康东边保洁
如今出不去了
“在哪里扫地都一样
我一定要让我的责任范围干干净净
这是我应该做到的”
朴素的话语 ,让人肃然起敬

晚上九点 ,乡村更显静谧
像一个人难得的休憩
道路骤然空阔
唯见镇政府大楼和卫生院彻夜通明
让黑暗无处遁形

梦见自己在一条田埂骑自行车
略有惊险
但安全抵达目的地
一觉醒来看到最新的通告
“第三次检测全部是阴性”

警戒线

山果果

城市病了。
一场与时间的竞争 ,摩擦着脚力。
一朵朵棉花球聚拢 ,以云的速度 ,
让白色的防护服纯洁着这场雪。
一根小小的火柴棒 ,咽压着喉咙。
火已点燃了宇宙的东边。

城市有人病了。
警戒线 ,
一米 ,那是你我命运之距。
脚印已锁定时间。
防护镜 ,看见了老人的两滴清泪。

你的指挥棒 ,在最闪亮的夜空飞舞。
夜已深 ,万颗星仍在闪耀。
睡在纸板上的梦 ,模糊着高考的
是自己还是儿子？

石柱擎天 有白天鹅翩翩飞过

杨铁金

平常生活也许会被偶然事件打乱 ,但内心不能乱。唯有坦然面对 ,接受挑战 ,阴霾才会驱散。

罩 ,进入公共场所亮码、测温。
平常生活也许会被偶然事件打乱 ,但内心不能乱。唯有坦然面对 ,接受挑战 ,阴霾才会驱散。愈是艰难之时 ,我们更需要里里外外的强大 ,除了为自己 ,更是为他人 ,彼此分享与分担 ,那份安稳与快乐 ,那份勇敢与信念。
在石柱镇下里溪村 ,有座城隍庙 ,里面供奉着陆城隍。这是当地人信仰的场所。这个城隍老爷 ,就是著名爱国诗人、政治家、教育家陆游。据说当年他路过 ,见黎民百姓正受瘟疫之苦 ,就停车驻马 ,亲自熬制药汤 ,驱走疫魔 ,换得一方青天。人们自此感激他 ,怀念

他 ,立此庙 ,世代为祀。
在今天 ,能给民众吃下定心丸的陆城隍 ,就是完善的体制 ,严密的管理 ,科学的防控。陆城隍身上所体现的就是抗击疫情的万众一心 ,和来自八婺以及台州、处州等的八方支援。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医护、警察、社区干部、志愿者们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护墙。
面对新冠阴云 ,石柱擎天 ,因为有一群美丽的白天鹅翩翩而至。
近几日 ,我们的教师们更以十倍于平日的工作 ,守护着校园。一个孩子的背后 ,就是一个家庭 ,无数孩子的背后就是整个社会。教师们除了教书 ,除了延时托管 ,每天做着繁琐的统计排摸工作 ,还要为寄宿生的一日三餐操劳 ,为暂时不能回管控区的孩子操心。可敬可爱的教师 ,你们也是美丽的白天鹅 ,不辞辛劳 ,采集熬制济世良药 ,五育并举 ,立德树人路上有担当。
阴云终将消散 ,黑天鹅终将褪色、逃遁。陆游笔下 ,柳暗花明 的春天定会到来。

送女婿上 战场

张泽宏

你去代一班呢。
阿雄微微一笑：爸 ,你和妈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车过七里经堂四岔路口红绿灯 ,看着排了一长溜的车流 ,我说 ,上新330国道吧 ,免得在市区添堵。阿雄说 ,可能不行 ,石柱那边肯定要封路 ,咱们还是直接上高速吧。
行 ,那你先在车上眯一会吧。我不再跟他说话。临上高速前 ,他忽然又说 ,估计这几天都回不了家 ,得在镇里连轴转 ,让他带人去测核酸呢。
阿雄根本没机会眯眼 ,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有问消毒液和喷壶放哪的 ,有问谁跟谁一组的 ,还有领导催问人员安排、物资准备情况的。最后一个是他母亲打来的 ,问怎么把衣服忘在家里了
下了高速 ,往石柱方向的四面路口果然都设了路障。黄马甲、红马甲在指挥着车辆。天空有些暗淡 ,没有硝烟 ,临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看吧 ,千山万壑 ,铁壁铜墙

战前的那种紧张气氛却无处不在。
爸 ,要么你就在这里把我放下 ,我走路去镇里 ,或者让人来接一下 ,您就在这里拐回高速回家吧。阿雄说。
都到这里了 ,去镇里还有这么远；大家都这么忙 ,谁能来接你？把你送到吧。我说。
目送阿雄一路小跑进了镇政府的那条路 ,我突然眼眶一热 ,脑海里响起了《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 那慷慨激昂 ,鼓舞人心的旋律：
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看吧 ,千山万壑 ,铁壁铜墙

爸爸一定会回来的。而我们 ,疫情期间 ,不乱跑便是最大的支持。

天已经亮了 ,小窗流进来清泉一般的晨光 ,迷迷糊糊地走出客厅。茶桌上摆放一壶浓茶 ,咖色茶水还剩半盏 ,水仙花兀自凝香幽俏。沙发上猫咪盖被拢成高高的一团 ,走过去 ,才发现是空的。孩子擦着惺忪睡眼走了出来 ,妈 ,爸爸去哪儿了？
这两天 ,一直见不着孩子爸的影子。有时 ,安顿孩子们睡下了 ,听见门口 滴滴 的密码按动的声音 ,锁舌 哐啷哐啷 转动了几圈 ,咔嚓 一下门开了。只听有人走了进来 ,久久不进房

新年伊始 ,新冠这只黑天鹅突然降临到出产美好与美味的石柱镇。
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 ,为了抗疫 ,他们已连续作战好几天。教育界的许多同行 ,在校园里默默坚守着 ,度过好多的难寝之夜。
当我与处在管控区学校的教师们联络时 ,感到了他们的忧心与疲倦 ,更感到他们在疫情面前的坦然、乐观与强大。
面对新冠阴云 ,石柱擎天 ,因为有一种坚定信念的存在。
与两年前武汉疫情猝然而至时的情形相比 ,现在的分级管控、物资援助、检测救治等工作 ,开展得井然有序。防疫物资充足 ,居家隔离人员生活有保障 ,城乡各处也没有发生抢购物资、哄抬物价事件。
不过 ,我所在的住宅小区 ,离石柱路程比较短的缘故吧。有居民反映自己在户外跑步 ,跑着跑着 ,健康码就变黄了。有人在业主群里归纳了几个健康码会变黄的地点。人们自觉地减少了户外活动 ,人员聚集。出门自觉戴口

爸 ,早上有空吗？帮忙去接送一下阿雄。6日早晨7时左右 ,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 ,心中一紧。往日里 ,她极少在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的。一问才知 ,女婿阿雄5日晚在七里经堂设卡点值班。
第一次疫情袭击永康时 ,阿雄就曾在330国道线上的卡点执过勤 ,夜以继日三班倒 ,回来时身体瘦了一大圈。这次 ,永康发现一例确诊者 ,疫情骤紧 ,市里连发5个疫情管控通报。
阿雄凌晨回家 ,怕打扰家人 ,只在客厅沙发上躺了一小会儿 ,凌晨2时还听到他在接、打电话。一大早 ,他要送大宝上学 ,又要把车开到七里经堂4S店去系统升级 ,9点钟还必须赶回前仓镇里。
阿雄上了车。我看他两眼若有血丝 ,一脸的疲惫 ,不免心里发痛。他声音暗哑 ,略带歉意：爸 ,又让您辛苦了。
说什么呢 ,可以代的话 ,我还想替